

凡人心迹

泥土街着黄昏慢慢沉

董国宾

泥土街着黄昏慢慢沉。不是落，是含，是吞，是把最后一把天光，稳稳咽进土层深处。

我蹲在田埂，看祖父挪着步子，把最后一捆豆秸扛回家。他的背，像压了半块田的土，弯得低，走得慢。每一步踩下去，泥土都陷一个浅窝，再轻轻弹回，像接住一块沉实的旧时光。风不吹，草不动，天地跟着他的脚步，一起慢下来。

祖父放下豆秸，坐在田头的老石墩上。石墩被岁月磨得发亮，凉中带温，像一块守了半辈子的土。他从兜里摸出旱烟袋，烟锅在鞋底磕了磕，火星子亮一下，又暗下去，像黄昏里一粒不肯落的星。烟丝燃起来，一缕白烟细细飘，飘不远，就被暮色吞了，被泥土吸了。

田边的菜畦，还留着白日的模样。黄瓜藤蔫了卷须，叶子垂着，像倦了的手；番茄挂在枝上，红得沉，像一盏盏将熄未熄的小灯。祖父伸手，摸了摸垄间的土。指缝里钻进泥，粗粝，温热，带着

湿意，像握住大地的掌心。他不说话，只轻轻按一按，像是给田道晚安。

渠水慢慢淌，不声不响。水面浮着黄昏，柔得像一块半化的蜜，不晃，不漾。几只麻雀落下来，啄食遗落的豆粒，头一点一点，像在给黄昏叩首。啄饱了，便蹲在土埂上，缩着身子，把自己埋进黄昏里，不再动。

远处的牛，慢慢悠悠走回来。蹄子踏过土，不重，只留下浅浅的印记，像大地轻轻记下的字。牛尾慢甩，赶不走蚊蚋，也赶不走暮色。牛眼温驯，映着半落的昏光，像盛着两汪沉静的土塘。祖父抬眼望一望牛，嘴角动一动，没出声，只把烟锅又按了按。

我捡起身旁半块碎瓦，瓦上沾着泥，凉而不冰。瓦纹里，卡着一粒草籽，小小的、实实的，像大地藏起的一句密语。随手埋进土里，泥土便轻轻拢住它，不松，不挤，像母亲拢住睡熟的孩子。

天色一寸寸矮下去。光不再铺天盖

地，只凝在地表，被泥土一点点街住，吞进腹里。天边没有艳霞，没有火烧云，只一团昏蒙，朴拙、温厚，像一块洗旧的粗布，轻轻盖住田野。虫鸣还没醒，蛙声还没起，世间一切闹意，都跟着黄昏，往土里沉。

祖父站起身，拍了拍衣上的土。尘土落下来，不飞，不扬，直直坠向地面，像知道自己该归何处。他顺手拎起石墩旁的竹筐，白日子里，这筐一遍遍盛满沉甸甸的豆秸，驮着满田的收成来回奔走。此刻庄稼尽数归拢堆好，筐里已然空空。他熟门熟路扛起空筐，筐沿擦过田边的草叶，草叶只轻轻一颤，不响。身影被暮色拉得淡，贴在地面，像被泥土牵着，一步步往家移。黄昏沉一分，他走一步，步调一致，不慌不忙。

泥土依旧街着黄昏慢慢沉。它接住落日，接住人影，接住烟丝的余温，接住牛蹄的印痕，接住碎瓦，接住草籽，接住一天里所有不起眼的小事。它不言语，

不评判，只稳稳托住，慢慢收纳，慢慢沉降。

晚风轻轻扫过田面，带着豆秸干燥的草木气息，混着泥土淡淡的腴润味道，铺遍整片田野。白日里的奔波劳作、耕耘的汗水、秋收的细碎暖意，都慢慢融进缓缓沉降的暮色中。田间万物都敛了动静，静静贴着土地，褪去了一日的喧闹，只剩安稳平和。

等到暮色彻底沉进泥土，星子才敢一点点露出来。夜凉漫上来，泥土还留着白日的温度。田静了，人静了，万物都归了位。祖父的院门轻轻关上，关住一屋灯火，也关住一日的辛劳。

泥土街着黄昏慢慢沉。不是消逝，是安放。把白日的忙、人间的累、细碎的暖，一一安放妥帖。它以拙朴承万事，以静厚纳光阴，不声不响，只做大地最忠实的容器。那些朴素的、沉默的、不被看见的日子，都在这一街一沉里，落得安稳，睡得沉静。

心香一瓣

梧桐叶落

卫正付

报到那天，我抱着一摞新教材穿过教学楼后的那条小径，正撞见一片梧桐叶飘下来，不偏不倚，落在最上面那本语文书的封面上。叶子已经黄透了，脉络清晰得仿佛能数清它走过的日子。我停下脚步，忽然想起李白那句“人烟寒橘柚，秋色老梧桐”——原来梧桐是这样一点点老的，老得连风都托不住它了。

办公室在三楼，窗户对着那一排梧桐树。一坐下就有人敲门。一个瘦瘦小小的姑娘，马尾辫扎得歪歪扭扭，手里拿着一张皱巴巴的报到单，对我说：“老师，我……我没有找到教室。”声音很小，似乎怕打扰到什么一样。我看了看报到单，发现是我带的班级，便对她说：“跟着我走吧。”

她跟在我身后，一步一步地走着。到了楼梯口的时候，她拽着我的衣服说：“老师，梧桐树叶落下的时候会痛吗？”听完这句话，我愣住了，望着她认真的眼神，一时不知道该怎样回答。她说：“我妈妈说树叶离开大树，是为让大树度过冬天，但是它自己呢？”

那天下午，我在班里留出一面墙，让孩子们写下自己新学期的愿望。从歪歪扭扭的文字中可以看到，她的小纸条上写着：“希望梧桐树叶掉落的速度再

慢一些，这样我就能够把每个同学的名字都记住了。”

后来，我知道她是转校生，父母离婚之后跟着奶奶生活。报到那天，是她第一次来到学校，在梧桐树下面走了三圈才找到教学楼。总想起她问我那句话，“叶子落下会痛吗？”应该会吧，但熬过这一阵，原来的枝头又会萌发新芽。正如孩子们一样，离开了熟悉的地方，去面对一个全新的世界，在一次次离别和相聚中成长起来。

一个月之后，梧桐树上的叶子已经差不多都掉下来了。最后一节课，我让同学们捡落叶做成书签带回去。她非常用心地在一片树叶上工整地写下“人烟寒橘柚，秋色老梧桐”几个字，并且抬起头对我说：“老师，我查过这句诗了，原来秋天不只让人难过，还让人安心。”

窗外的梧桐只剩下疏朗的枝干，在黄昏里画着浅浅的影子。我突然明白，老去的何止是梧桐，还有我们每个人握不住的时光。但孩子们在长大，她们会在每片落叶里读出不同的诗句，把离别写成相遇，把他乡认作家乡。梧桐年年黄，年年落，而站在树下的孩子，一年年地把秋天走成了春天。万物的凋零从不是结束，而是为下一场新生默默积蓄力量。

凡尘一瞥

鲜藕不负秋

彭 昱

这时候的藕，是顶好的。不像盛夏的藕，水汽太足，嫩是嫩了，却少了几分筋骨；也不像深秋的老藕，质地太实，炖煮起来，又费些柴火工夫。眼下这中秋前后的藕，是恰到好处。我们镇外有一大片藕塘，这时节，塘里的荷叶已不复夏日的繁盛，边缘卷曲着，泛出憔悴的黄褐色来，却依旧高擎着，有一种凋败的倔强。风过时，满塘便是一片“飒飒”的、干爽的声响，与夏日那“哗啦啦”的、沉甸甸的绿浪，是全然不同的韵味了。

采藕人多是清早就下塘的。我总爱立在塘边看。他们穿着齐胸的胶皮裤，在及腰的淤泥里，半弓着身子，像沉默的水鸟。他们一只手探进浑浊的、泛着凉气的泥水里，顺着那枯硬的荷梗，一点点地摸索下去，那神情是专注的，仿佛不是在摸索一截藕，而是在与泥下的土地低声交谈。忽然，手臂一沉，眉头便舒展开来，另一只手也赶紧探下去，两手配合着，像捧着一个易碎的梦，慢慢地、小心翼翼地，将一整段藕从泥里请托出来。

那刚出水的藕，真真是好看的。浑身裹着淡赭色的薄泥，湿漉漉的，并不显脏，倒像一件刚从窑里烧出的、釉色未定的陶器。就着塘里的水哗啦啦一洗，藕便露出了真容。那颜色，是莹润的，非白非黄，透着一种极淡的、如玉的微光。藕身丰腴而匀净，节与节之间，环抱着浅浅的、羞涩的凹痕。最动人的是那藕断丝连的光景。采藕人用力拗断时，总会有数不清的、银亮的细丝被牵扯出来，绵绵不绝，在清冷的秋阳里闪着，仿佛有诉说不尽的情意。这“藕断丝连”，怕是秋天里最温柔、最教人心里一软的诗句了。

母亲是料理藕的好手。她将买回的

鲜藕堆在厨房的角落，那泥土的腥气混着藕本身的清芬，便成了我童年里最熟悉的秋日气息。她做的，无非是些家常菜。一样是凉拌。将那藕切成薄薄的片，对着光一看，几乎是半透明的，还能看见里面星星点点的孔洞。在滚水里飞快地一焯，捞起便投到冰凉的井水里，为的是保住那一份脆嫩。拌上姜末、白醋和一点点白糖，吃起来是“喀嚓喀嚓”的响，清甜爽口，能将一整个夏天的燥热烦闷都涤荡了去。另一样，便是藕汤了。必得选用那稍老一些、粉质足的藕段，与一方带着脆骨的肋排，一同投入粗陶的钵子里，文火慢慢地煨。起初是没什么动静的，但渐渐地，那水汽便顶得盖子轻轻地响，一阵阵醇厚暖热的香气，就像调皮的孩子，从缝隙里一丝丝地钻出来，先是试探着，而后便大胆地弥漫开来，充盈了整个屋子。那是一种扎实的、抚慰人心的香。待汤成了，藕已炖得酥烂，用筷子轻轻一夹，便软塌下去，入口即化，粉糯糯的，吸饱了肉汁的精华，那味道，是能将人的魂魄都熨帖得舒舒服展起来的。

我常常想，这藕实在是极懂得生存之道的。它在夏日，不与荷花争那水面上的灼灼风华，只安心在淤泥深处，悄悄地积蓄。待到秋风一起，百花杀尽，荷塘寥落，它才从容不迫地，将自己饱满的、丰盈的果实奉献出来。它不负秋天的期待，秋天也因了它，而变得充实、温厚起来。

窗外，秋意是愈发地深了。我拈起一片凉藕，放入口中，那清冽的甜与脆，仿佛将整个宁静的秋夜都含在了嘴里。这人间至味，原来就藏在这最朴素的泥土与风霜里，静静地等着懂得的人，去发现，去品尝。鲜藕，终究是不负这秋天的。

生活感悟

健康的“舍”与“得”

瞿杨生

总觉得菜里少了点什么，妻子笑我“苦行僧”。直到半个月后那个周末，妻子做了白灼芥蓝，我夹了一筷，竟吃出了蔬菜本身的清甜。那些被我屏蔽的本味，原来一直在等一个机会重新说话。

更大的舍弃在早晨。从前闹钟响三遍才挣扎起身，后来我提前四十分钟出门，绕远路步行去单位。路过菜市场，看摊贩把水灵灵的青菜码成小山；经过街心公园，听退休老人拉二胡，调子跑得没边，却自得其乐。舍了被窝里那半小时的暖，换来的是一整天的神清气爽，连路边梧桐树的绿，都绿出了好几种层次。时间一点没少，只是换了个装它的

容器。

最难舍的是酒桌上的豪气。朋友拍着肩膀说：“感情深一口闷。”我端起茶杯回：“以茶代酒，情意更久。”有人笑着说我路兴，我也不辩解。散场后独自走回家，路灯把影子拉得很长，妻子睡得正沉，床头留了盏橘黄的小灯。躺下后听着自己平稳的心跳，没有酒精搅扰的夜晚，整个人都妥帖了。舍了那几句醉后的胡话，换来枕边人沉静的呼吸，这笔账，算得清。

古人讲“舍得”，其实是先有“舍”才有“得”。我们总以为拥有越多越好，更多的油盐、更长的睡眠、更广的社交，可

身体偏偏是个有容量的仓库，塞得太满，就要拿别的来抵。这些年流行“断舍离”，衣柜扔了又扔，抽屉清了又清，却忘了最该清理的，是那些打着“享受”旗号的恶习。

前些天又去复查，梧桐树的叶子绿得发沉，边缘已泛出浅浅的焦黄。箭头少了几个，医生说“维持得不错”。但我心里清楚，比数字更重要的，是早晨走进厨房时不再惦记那勺缺失的盐，而是感恩锅里翻滚的白米粥正散发出粮食本来的香气。从去年深秋到这个夏末，我放下的不过是舌尖上几秒钟的刺激，得到的却是日子里那份踏实的安稳。

岁月留痕

我遥远的东湾

刘杰连

老家村子东边，有一片湾地，老一辈都叫它东湾。名字朴实寻常，算不上什么名胜，却装着我大半辈子的念想。离开家乡三十多年，回过村里许多次，可一直没有踏足东湾。前些日子，心底的牵挂越来越重，我从合肥赶回寿县，请表哥守根骑上摩托，载我一同去往这片藏在记忆里的故土。

这些年我走过不少地方，心底最柔软的一处，始终留给这片不大的湾地。这里没有名山大川，也没有古迹碑刻，在地图上甚至很难寻到它的痕迹。可在我的少年时光里，东湾就是整个世界，留存着许许多多温暖的片段。

记忆中的东湾，鲜活又真切。陡涧河沿着湾边蜿蜒流淌，河水不深，清澈见底，水底沙石、水草，还有游来游去的鱼儿，都看得一清二楚。河边留有一处老渡口，只有一叶小小的渡船，往来摆渡瓦东、瓦西的乡亲。渡口旁是一片开阔草坪，草色青翠柔软，那是我儿时玩耍的地方，也是我放牛的去处。

那时候我寄住在三叔家，家里养了一头牛。每逢周末和寒暑假，我就牵着牛来到东湾，还给它取了个土名字，叫“咯哪”。至于为何取这个名字，如今已经记不清缘由，只觉得念起来顺口，叫得格外亲近。

清晨，我骑在牛背上，穿过村落，翻过堤坝，来到东湾便松开缰绳，任由它自在吃草、饮水。我坐在大坝上，看天上云卷云舒，望河水缓缓向东流去，内心格外安宁。

我和咯哪之间，有着旁人难以体会的情谊。它通人性，能读懂我的心意。只要我站在河岸，喊两声“咯哪——咯哪——”，不管它在什么地方，听见呼唤就会快步跑过来，把头轻轻靠在我的身上，用粗糙温热的舌头舔舐我的手掌和脸颊。那触感痒痒的，暖意却直达心底。

我会挑鲜嫩的青草喂它，伸手抚摸它的额头、犄角与耳朵，心里踏实又安稳。年少的我不懂什么叫深情，只知道有这头牛相伴，东湾不再冷清，

我也不会孤单。

后来我远赴南疆从军。动身那天，我特意到东湾看望它。听见我的呼喊，它依旧快步奔来，安静依偎在我身旁。我抚摸着牛头，千言万语堵在喉头，一句也说不出来。没过多久，三叔来信说，老牛年事已高，干不动农活，又染了病痛，最后被卖掉了。我没有再多追问，也不愿细想。有些陪伴一旦逝去，就只能留在回忆里。可这份不帶功利的真挚情意，我记了许多年。

东湾的日子，也盛满少年的欢乐。盛夏时节，我们一群半大孩子挽起裤脚，光脚跳进河里摸鱼捉虾，捡拾河蚌蚬子。清凉河水漫过脚踝，小鱼在脚旁穿梭嬉戏。等到夕阳西下，大家便席地坐在草坪上，有人吹笛，有人哼唱，晚风徐徐，云天淡淡，少年人心中没有世俗的烦扰。

时隔多年，我再次站到东湾，眼前的景象早已大变，几乎认不出旧日模样。高大的大坝拔地而起，改变了旧时河道走向，河水改道东流。老渡

口早已不见，往日的大片草坪，也被新筑的河堤土坡取代。

河水依旧在流淌，却不再是记忆里那条曲折清澈的小河。新堤新坝，道路四通八达，一切都在向好发展，可我的心里，却空落落的。

返程的路上，晚风拂面，也吹动我的心绪。走到村口，偶遇几位儿时玩伴，几句寒暄，话题又绕回东湾。望着眼前新建的鱼塘与大坝，我不由得感叹工程的壮阔。一旁的小堂弟笑着说，这片水域是他和父亲承包的，准备投放鱼苗。我心里一暖，叮嘱他好好守护这片东湾。堂弟认真地点了点头，萦绕我心头许久的牵挂，终于有了着落。

三十多年匆匆而过，当年那个放牛的少年，已然步入中年。走过万水千山，尝遍人间甘苦，闭上眼，脑海中浮现的，依旧是东湾旧时的模样。

我渐渐懂得，我所怀念的，不只是一方湾地，更是那段纯粹简单的旧时光，是当年那个未经世事打磨的少年。



老街映像 童良稠 摄